成大中文學報 第五十七期 2017年6月 頁 171-198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試析金聖歎《水滸傳》評點中的文人之議

許麗芳*

摘要

既有研究多提及金聖歎於《水滸傳》評點中所呈現的矛盾思想:既維護傳統規範,亦尊重個人論述。本文以為,二者看似相對立的兩種主張,卻有共通的可能,即以文人之議的角度嘗試連結。所謂文人,應具有庶人背景,抱持著述與批判使命感的士人身分,以此分析評點中有關庶人橫議、著述孤憤與運事修辭、隱喻褒貶等內涵,本文強調金聖歎於評點中如何去進行價值論述,同時如何去看待此一批評活動,於分析金聖歎有關個人自由議論之論述與主張外,也將探討此一主張所展現的文人詩性關懷與人生姿態。

關鍵詞:金聖歎、水滸傳、小說評點、詩性、隱喻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Literati Comments On the Jin Shengtan's Values in *The Water Margin*

Hsu Li-F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 about the phenomenon that Jin Sheng-Tan's Comment *The Water Margi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etics, ethic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criticizing *The Water Margin*, Jin Sheng-Tan advocates maintaining traditional norms, but also respects for the individual expositions, these two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views, but there is a common-oriented, that is, the need for intellectual debat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Jin's comments on the novel, which is what Jin believes a scholar should have a critical consciousness, he should be issued an independent observation and opinion, which is a necessary attitude toward life. And such a claim is to be expected as a poetic considerations.

Keywords: The Water Margin, metaphor, poetic, imaginary, traditional norm

試析金聖歎《水滸傳》評點中的文人之議

許麗芳

前言

有關金聖歎評點《水滸傳》所主張的人倫規範與至性心靈等內涵,歷來多有研究,尤其聚焦其思想矛盾之討論,如揭示亂自上作,同情並理解被逼上梁山的英雄,卻也藉由刪改驚惡夢之情節否定此一作亂行為之合理性,於實際評點中,呈現對梁山好漢起義行為的整體否定,卻對個別英雄的極力讚美此一矛盾現象。1

另一方面,既有研究亦主張,金聖歎評點的解義性作法,著墨《水滸傳》的「筆墨之外」的苦心,擔心讀者之精神不生,故「不辭不敏」,刻意探尋作家蘊含於文字的褒貶大義。²顯然具有修辭隱喻的概念,表達義不容辭而有分析的解義企圖,所謂的「主體性」到「解義性」,互為補足,於文學形象和情感特徵的理解,以及作者文心之探究上,強化批評者主體意識。³

本文以為,敘事往往是具有讀者或聽眾意識的陳述。4而小說評點為某種批評話

¹ 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第三章:〈小說評點之類型〉」, 頁 92。如對於明末社會黑暗之憤慨與紛然而起的動亂有所憂慮,是以於其評點中產生新的釋義,既 突出亂自上作,從而揭示作品對社會的強烈批判性,同情並理解被逼上梁山的英雄,但同時也藉由 刪改驚惡夢之情節以否定此一作亂行為之合理性,即於實際評點中,呈現對梁山好漢起義行為的整 體否定,卻對個別英雄的極力讚美此一矛盾現象。

² 李金松:〈金批《水滸傳》的批評方法研究〉,《漢學研究》20:2(2002.12),頁 227。

³ 譚帆:《金聖嘆與中國戲曲批評》(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頁 23,以為,金聖歎在批評 理論和實踐中,申述和體現了他關於文學批評的「解義性」,且這觀念的提出,根植於他對文學創作 「主體性」的認識。

^{4 〔}美〕華萊士·馬丁著,伍曉明譯:《當代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102,以為, 在最普遍的意義上,一切的敘事都是話語,都是向讀者或聽眾說的。

語,由個人娛情進至系統論述的主張,可視為一種意識型態的生產。⁵金聖歎《水滸傳》評點中價值觀點之矛盾,以及具有的詮釋自覺,二者或許可以文人角度加以連結,進而理解金聖歎評點之思想脈絡與可能解釋。本文的文人概念,包含金聖歎的庶人背景、具有著述與批判使命感的士人身分,以此嘗試連結包括庶人橫議、著述孤憤與運事修辭、隱喻褒貶等內涵。金聖歎於評點中如何去進行價值論述,同時如何去看待此一批評活動,而此實即是一種表達,其間展現的詩性關懷與人生姿態,也將是關注的重點。

一、當世之憂與庶人橫議的前提

金聖歎以文人立場批評《水滸傳》,而此文人顯然具有雙重意識,既提出維護傳統規範之責任,也強調庶人橫議之必須被理解,所謂「當世之憂」的關注,使庶人 橫議有其合理性。事實上,所謂庶人,實亦金聖歎自我表述之另一指稱,指陳當世 之憂同時,也展現了文人應有獨立思考與批判的自覺與表現。

(一)倫理秩序的維護與反思

以忠孝為核心的倫理規範對金聖歎而言,具有美好內涵與理想所在,本應為群 眾所恪遵依循,是以《水滸傳》中的人倫毀壞,自是所謂「當世之憂」的焦點,如 第一回〈總批〉以王進、高俅之先後出場,對比忠孝人倫之墮落,其文云:

一部大書七十回,將寫一百八人也。乃開書未寫一百八人,而先寫高俅者, 蓋不寫高俅,便寫一百八人,則是亂自下生也;不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 則是亂自上作也。亂自下生,不可訓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亂自上作,不可 長也,作者之所深懼也。一部大書七十回,而開書先寫高俅,有以也。

高俅來而王進去矣。王進者,何人也?不墜父業,善養母志,蓋孝子也。

⁵ 吳子林:《經典再生產:金聖歎小說評點的文化透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213。

吾又聞古有「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之語,然則王進亦忠臣也。孝子忠臣, 則國家之祥麟威鳳、圓璧方珪者也。橫求之四海而不一得之,豎求之百年而 不一得之。⁶

金聖歎極力維護傳統「忠臣出於孝子之門」的倫理價值,對梁山好漢之違背體制、 挑戰君權無法苟同。並以為,「水滸」二字意謂施耐庵對梁山好漢的否定,如〈序二〉 即云:

施耐庵傳宋江,而題其書曰:《水滸》,惡之至,迸之至,不與同中國也。而 後世不知何等好亂之徒,乃謬加以「忠義」之目。

嗚呼!忠義而在《水滸》乎哉?忠者,事上之盛節也;義者,使下之大經也。 忠以事其上,義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與人之大道也;義者,處 己之善物也。忠以與乎人,義以處乎己,則聖賢之徒也。若夫耐庵所云「水 滸」也者,王土之濱則有水,又在水外則曰「滸」,遠之也。遠之也者,天 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擊也;天下之惡物,天下之所共棄也。

故夫以忠義予《水滸》者,斯人必有懟其君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且亦不 思宋江等一百八人,則何為而至於水滸者乎?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 壯,皆殺人奪貨之行也;其後,皆敲樸劓刖之餘也;其卒,皆揭竿斬木之賊 也。有王者作,比而誅之,則千人亦快,萬人亦快者也。如之何而終亦倖免 於宋朝之斧鎖?彼一百八人而得倖免於宋朝者,惡知不將有若干百千萬人, 思得復試於後世者乎?

金聖歎否定梁山好漢的作為,以為應是天下所共擊、共棄之凶物、惡物。對於作亂情節的無法苟同,使其捏造宋江與其他人物的形象,並竄改情節⁷,以驚惡夢的情節使梁山好漢同遭處斬。⁸且刪略第七十一回後有關接受招安、攻打方臘等內容,增補盧俊義夢見梁山頭領全部被捕殺的情節以結束全書,「梁山大聚義之後,是夜盧俊義便得一夢,……情願歸附朝廷,那人拍案罵道:『我若今日赦免你們時,後日再以何

⁶ 本文所引金聖歎評點文字乃據金聖歎批評本《水滸傳》(長沙:岳麓書社,2006),下文不另註明出 處。

⁷ 如金聖歎於《水滸傳》第五十九回修改宋江對晁蓋欲攻打曾頭市的態度,假托依古本刪去宋江對晁蓋「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輕動,小弟願去」的苦勸,改為「默,未嘗發一言」,以凸顯宋江之權詐。

⁸ 陳謙豫:《中國小說理論批評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頁 92-94。

法治天下?』」對此,金聖歎評為「不朽之論」。而對於一百八人之處斬,則批以「真 吉祥文字」。對照本文所云,「盧俊義醒後,看到堂上一個牌額,大書『天下太平』」, 顯現金聖歎維護傳統規範,綠林好漢之作亂天下並無合法基礎。

金聖歎雖然理解官逼民反的無奈,甚至為此「愀然出涕」(第五十一回評點), 但仍以家國君父的立場,以為「以殺盡贓酷為報答國家,真能報答國家者也」、「斬 贓酷首級以獻其君,真能獻其君矣」(第十八回評點),可見維護傳統君權秩序的態 度。

第七十回〈總批〉亦補充此一價值批判,並說明其評點所欲揭示之敘事內涵, 其文云:

一部書七十回,可謂大鋪排,此一回可謂大結束。讀之正如千里群龍,一齊 入海,更無絲毫未了之憾。笑殺羅貫中橫添狗尾,徒見其醜也。

或問:「石碣天文,為是真有是事?為是宋江偽造?」此癡人說夢之智也,作者亦只圖敘事既畢,重將一百八人姓名一一排列出來,為一部七十回書點睛結穴耳。蓋始之以石碣,終之以石碣者,是此書大開闔;為事則有七十回,為人則有一百單八者,是此書大眼節。若夫其事其人之為有為無,此固從來著書之家之所不計,而奈之何今之讀書者之惟此是求也?

聚一百八人於水泊,而其書以終,不可以訓矣。忽然幻出盧俊義一夢,意蓋引張叔夜收討之一案,以為卒篇也。嗚呼!古之君子,未有不小心恭慎而後其書得傳者也。吾觀《水滸》洋洋數十萬言,而必以「天下太平」四字終之,其意可以見矣。後世乃復削去此節,盛誇招安,務令罪歸朝廷,而功歸強盜,甚且至於裒然以「忠義」二字而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亂,至於如是之甚也哉!

以為綠林不足為訓,後世之盛讚招安情節,「罪歸朝廷」,「功歸強盜」,「冠以忠義」, 將使犯上作亂有所依據,而此亦是金聖歎批判的核心,在第七十回增改的詩中盼望 「太平天子當中坐,清慎官員四海分」,即可見極力維護皇權之態度,對於小說以天 罡、地煞解釋綠林好漢前世來歷的安排,表示「悉與本人不合,豈故為此不甚了了 之文耶?吾安得更起耐庵而問之」的理性思考。

金聖歎評點的倫理價值觀亦展現在聖人與天子掌握話語權與道德詮釋的議論, 〈序一〉多次將天子和聖人相提並論,主張「非天子而作書,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其文云:

無聖人之位,則無其權;無其權,而不免有作,此仲尼是也。仲尼無聖人之位,而有聖人之德;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於作,此《春秋》是也。顧仲尼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斯其故何哉?知我惟《春秋》者,《春秋》一書,以天自處學《易》,以事繫日學《書》,羅列與國學《詩》,揚善禁惡學《禮》:皆所謂有其德而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於作,不能已於作而遂兼四經之長,以合為一書,則是未嘗作也。

是故作書,聖人之事也。非聖人而作書,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作書,聖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書,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何也?非聖人而作書,其書破道;非天子而作書,其書破治。破道與治,是橫議也。橫議,則烏得不燒?橫議之人,則烏得不誅?

燒書之禍,禍在並燒聖經。聖經燒,而民不與於善,是始皇之罪萬世不得而 原之也。求書之禍,禍在並行私書。私書行而民之於惡乃至無所不有,此漢 人之罪亦萬世不得而原之也。

以為「破道與治」,即為「橫議」,且「橫議之人,則烏得不誅」,不屬於規範內之意 見表達,基本上均應加以質疑。金聖歎確立典範權威,作書之權在於聖人,並非普 遍權力,所謂「非聖人而作書,其書破道;非天子而作書,其書破治」,「破道與治, 是為橫議,其人可誅,其書可燒耳;非真有所大詭於聖經,極害於王治也,而然且 如此。」皆強調書寫之神聖性與限制性。

(二)庶人横議與文人之議的連結

金聖歎著眼倫理價值與規範之神聖性,其評點因此有了道德意義與教化期許, 然於此基礎上,亦有反省前提,對於庶人作書有其理解,如〈序一〉云: 若夫施耐庵之書,而亦必至於心盡氣絕,面猶死人,而後其才前後繚繞,使得成書。夫而後知古人作書,其非苟且也者。而世之人猶尚不肯審已量力,廢然歇筆,然則其人真不足誅,真書真不足燒也。夫身為庶人,無力以禁天下之人作書,而忽取牧豬奴手中之一編,條分而節解之,而反能令未作之書不敢復作,已作之書一旦盡廢,是則聖歎廓清天下之功,為更奇於秦人之火。故於其首篇敘述古今經書興廢之大略如此。雖不敢自謂斯文之功臣,亦庶幾封關之丸泥也。

以其身為庶人,無力禁天下之人作書,故「條分而節解之」,只取書予以分析,可見對於規範之高度依循,亦說明其之所以評點,「反能令未作之書不敢復作,已作之書一旦盡廢,是則聖歎廓清天下之功」,以為著書非眾人皆可為,展現權威典範之思。

另一方面,雖因身為庶人,無力作書,金聖嘆卻藉條分節解《水滸》以展示應有的價值規範,除了強調其解釋之主體性外,也隱然指陳了施耐庵之作《水滸》,「雖在稗官,有當世之憂焉」,其寫作表現具有藝術自覺且得以據以反省倫理規範,實即「天下無道」而有的「庶人之議」,視作者為人民代言人,而其之評點《水滸》,「存耐庵之志」,則在於廓清闡發倫理內涵,有其使命感,也引作者為同調,以庶人之議自認。9

金聖歎以為「破道與治,是為橫議」之同時,也意識到庶人橫議之所由,甚而 以為庶人之議皆史也,此乃肇因於天下無道,「橫議」於此具有其合理性,如第一回 〈總批〉即云:

王進去,而一百八人來矣,則是高俅來,而一百八人來矣。王進去後,更有史進。史者,史也。寓言稗史亦史也。夫古者史以記事,今稗史所記何事?殆記一百八人之事也。記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謂之史也何居?從來庶人之議皆史也。庶人則何敢議也?庶人不敢議也。庶人不敢議而又議,何也?天下有道,然後庶人不議也。今則庶人議矣。何用知其天下無道?曰:王進去,而高俅來矣。

金聖歎批評孝子忠臣王進因高俅之辱,棄家私走延安府,隱喻亂自上作,天下無道,

⁹ 龔兆吉:〈明末社會與金聖歎評點《水滸傳》的歷史意義〉,《史學史研究》3(1985.6),頁 40-42。

又以史進作為「史」之寓言表徵,所謂「寓言稗史亦史」,從而詮釋史的內涵為庶人之議,庶人本不敢議,而卻又議,故知天下無道,以此確立庶人之議的合理性與必要性。

金聖歎亦強調作者虛構經營之敘事藝術在於揭露社會之黑暗兇惡,而意欲窮凶 極惡者伏誅,後者有所警戒,〈序二〉云:

彼一百八人而得倖免於宋朝者,惡知不將有若干百千萬人,思得復試於後世者乎?耐庵有憂之,於是奮筆作傳,題曰《水滸》,意若以為之一百八人,即得逃於及身之誅戮,而必不得逃於身後之放逐者,君子之志也。而又妄以忠義予之,是則將為戒者而應將為勸耶?……

是故由耐庵之《水滸》言之,則如史氏之有《檮杌》是也,備書其外之權詐, 備書其內之兇惡,所以誅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後人未然之心也。由今日 之《忠義水滸》言之,則直與宋江之賺入夥、吳用之說撞籌無以異也。無惡 不歸朝廷,無美不歸綠林,已為盜者讀之而自豪,未為盜者讀之而為盜也。

嗚呼!名者,物之表也;志者,人之表也。名之不辨,吾以疑其書也;志之 不端,吾以疑其人也。削忠義而仍《水滸》者,所以存耐庵之書其事小,所 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雖在稗官,有當世之憂焉。後世之恭慎君子,苟能明 吾之志,庶幾不易吾言矣哉!

提及「名者,物之表也;志者,人之表也。名之不辨,吾以疑其書也;志之不端,吾以疑其人也。」強調「名」、「志」之是否相符,以及於人之重要性,「削忠義而仍《水滸》者,所以存耐庵之書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雖在稗官,有當世之憂焉。」其所謂「憂」,在於「彼一百八人而得倖免於宋朝者,惡知不將有若干百千萬人,思得復試於後世者乎?」強調作者之書寫苦心不可輕忽,由此也確立庶人之議的價值。金聖歎強調做為文人之事的歷史寫作,並不止於敘事,亦是歷史批判意識的自由表達,將書寫意識與價值規範連結,也提供其肯定文人之議與庶民之議的合理基礎。

二、著述孤憤與倫理天性的融合

金聖歎肯定施耐庵書寫《水滸傳》之苦心與憂慮,指出作者所擔憂者,實為倫理價值尤其忠孝及兄弟手足情誼之崩頹,此即忠義觀點的思考,而其評點亦積極強調此一關懷,藉由對特定梁山英雄忠孝友悌的肯定讚揚,以見倫理天性之可貴,所謂忠義的內涵與價值,實即為文人之議或庶人之議的議論重心。

(一)發憤著述之理解

金聖歎既云《水滸傳》為施耐庵發憤之作,也因此積極展現分析解義之企圖, 以免辜負作者之「心苦」,楔子〈總批〉云,「吾特悲讀者之精神不生,將作者之意 思盡沒,不知心苦,實負良工,故不辭不敏,而有此批也。」即指出施耐庵著作《水 滸傳》的用意,又如第十一回〈總批〉云:

我讀《水滸》至此,不禁浩然而歎也。曰:「嗟乎!作《水滸》者雖欲不謂之才子,胡可得乎?夫人胸中,有非常之才者,必有非常之筆;有非常之筆者,必有非常之力。」

唯有才子方能作《水滸》,胸中有非常之才,必有非常之筆與非常之力,文人才情難能可貴,評點者意識到此,既指導閱讀訊息,也進行對話與論述,如第二十一回評云,「今試開爾明月之目,運爾珠玉之心,展爾粲花之舌,為耐庵先生一解《水滸》,亦復何所見其聞弦賞音,便知雅曲者乎?」於此,所謂的「主體性」到「解義性」,互為補足,於文學形象和情感特徵的理解,以及作者文心之探究上,都具有了評點者之主體精神。¹⁰

又如第六回對於林沖回答陸虞候詢問的「陸兄不知!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不 遇明主,屈沈在小人之下,受這般醃臢的氣!」其中夾批云:「發憤作書之故,其號 耐庵不虛也」,同時也將小說寫法與史傳筆法相較,如第二十八回〈總批〉有關小說 與史傳的分析,以為二者都具有作者匠心與用意,其文云:

¹⁰ 譚帆:《金聖嘆與中國戲曲批評》,頁 23,以為,金聖歎在批評理論和實踐中,申述和體現了他關於文學批評的「解義性」,且這觀念的提出,根植於他對文學創作「主體性」的認識。

嘗怪宋子京官給椽燭修《新唐書》。嗟乎!豈不冤哉!夫修史者,國家之事也;下筆者,文人之事也。國家之事,止於敘事而止,文非其所務也。若文人之事,固當不止敘事而已,必且心以為經,手以為緯,躊躇變化,務撰而成絕世奇文焉。如司馬遷之書,其選也。馬遷之傳伯夷也,其事伯夷也,其志不必猶俠貨殖也;進而至於漢武本紀,事誠漢武之事,志不必漢武之志也。惡乎志?文是已。馬遷之書,是馬遷之文也。馬遷書中所敘之事,則馬遷之文之料也,以一代之大事,如朝會之嚴,禮樂之重,戰陳之危,祭祀之慎,會計之繁,刑獄之恤,供其為絕世奇文之料,而君相不得問者。凡以當其有事,則君相之權也,非儒生之所得議也。若當其操筆而將書之,是文人之權矣;君相雖至尊,其又惡敢置一末喙乎哉!此無他,君相能為其事,而不能使其所為之事必壽於世。

評點指出,文人敘事不止於敘事,「必且心以為經,手以為緯,躊躇變化,務撰而成絕世奇文焉」,「操筆而將書之,是文人之權」,重在躊躇反省與評價議論的本質,使記事不只是記事,所謂絕世奇文乃在於其完成了文人情懷與批判意識的展現,且「君相雖至尊,其又惡敢置一末喙乎哉」,於此,金聖嘆之評點《水滸傳》,為「至文」提出一個具有形而上性質的假設,不似李卓吾「至文」之主張在於「童心」存有,而是於綜合議論時稱為「才」,於具體段落分析時稱為「文」,兩者都是關於文學作品特性的形而上假設,或說關於文學特性之本源的解釋,藉此為文學作品批評提供合乎理性的依據。「以其又云:

是故馬遷之為文也,吾見其有事之巨者而檃栝焉,又見其有事之細者而張皇焉,或見其有事之闕者而附會焉,又見其有事之全者而軼去焉,無非為文計,不為事計也。

其間「隱括」、「張皇」、「附會」、「軼去」,全在「文」的概念下作用,使事件在這些藝術手法下獲得安排描述,而藝術的考慮安排又服從於金聖歎所提出的普遍文學特性與價值前提,由此凸顯文人議論精神,有其神聖性,不能被輕易挑戰。又云:

¹¹ 林崗:《明清之際小說評點學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86。

能使君相所為之事必壽於世,乃至百世千世以及萬世,而猶歌詠不衰,起敬起愛者,是則絕世奇文之力,而君相之事反若附驥尾而顯矣。

嗚呼!古之君子,受命載筆,為一代紀事,而猶能出其珠玉錦繡之心,自成一篇絕世奇文。豈有稗官之家,無事可紀,不過欲成絕世奇文以自娛樂,而必張定是張,李定是李,毫無縱橫曲直,經營慘澹之志者哉?則讀稗官,其又何不讀宋子京《新唐書》也!

強調作者或評點者思索與評價的行為,史官「受命載筆」,「猶能出其珠玉錦繡之心」,自成絕世奇文,而「稗官之家」豈能「毫無縱橫曲直,經營慘澹之志者哉?」於虛構意識的基礎上,小說與史傳雖各具不同特徵,小說被期待應具有縱橫曲直、經營慘澹之志,而史傳雖為一代記事,卻仍不失珠玉錦繡之心,則見對於小說經營佈局更具期待。

傳統史官或文人,甚或評點者,並非是單純的文化記載者與傳播者,其人的權力意志是精神的話語控制,亦即金聖歎所謂的文人之議,透過自由的話語,以語言的詩性進行文化或歷史的批判。¹²所謂的詩性,意指文人自由地隱喻構思亦為一種表述方式,其中具有觀察與批判的內涵,於佈局描述的同時,已展現文人的思考與展現的人生態度,如第十四回來批所云:

史進、魯達、燕青、遍身花繡,各有意義。今小五只有胸前一搭花繡,蓋寓言胸中有一段壘塊,故發而為《水滸》一書也。雖然,為子不見親過,為臣不見君過,人而至於胸中有一段壘塊,吾甚畏夫難乎為其君父也。諺不云乎:「虎生三子,必有一豹」。豹為虎所生,而反食虎,五倫於是乎覆地矣。作者深惡其人,故特書之為豹,猶楚史之稱《檮杌》也。嗚呼!誰謂稗史無勸懲哉!

前文林沖稱豹子頭,蓋言惡獸之首也。林沖先上山泊,而稱為豹子頭,則知一百八人者,皆惡獸也,作者志在春秋,於是乎見矣。

金聖歎分析施耐庵《水滸傳》之作意,以為「今小五只有胸前一搭花繡,蓋寓言胸

¹² 吳子林:《經典再生產:金聖歎小說評點的文化透視》,頁 206,引福柯的觀點,以為文人或史官不 是單純記載者,而是有其權力意志,這種權力意志是一種精神的話語控制。

中有一段壘塊,故發而為《水滸》一書也」、「作者深惡其人,故特書之為豹,猶楚史之稱檮杌也。」無論是壘塊或褒貶,金聖歎皆強調作者此種「志在春秋」的寓意有賴讀者領略,亦即須明瞭「誰謂稗史無勸懲哉」的觀點,此種價值精神有其普遍性,超越特定的道德規範,作者之敘述或議論,實為其人的某種價值或人生姿態之抒發,顯現了其人生思考與評價。

(二)倫理天性之肯定

深具文人意識的金聖歎,於其評點的意識形態中,一方面有意無意維護官方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則生產他異的因素,質疑、反思,乃至顛覆官方的意識型態。¹³是以,於強調倫理的規範之同時,金聖歎也繼承了李贄「童心說」與「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的思想,強調個人主體性與思想自由的思潮,影響了評點《水滸傳》的理想內涵,若說著述孤憤具有褒貶苦心與價值的堅持,則內涵亦包括對天性的歌頌與至情人物的讚賞,金聖歎對其中至情至性的人物多所讚嘆,如讚美武松手足天性之可貴,「視兄如父,此自是豪傑至性,實有大過人者」,也推崇「寫魯達為人處,一片熱血直噴出來,令人讀之深愧虛生世上,不曾為人出力。」其〈讀第五才子書法〉即云:

李逵是上上人物,寫得真是一片天真爛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無一個入得他眼。《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正是他好批語。

又如第三十七回對宋江初見李逵「吃了一驚」的反應之夾批云:

「黑凜凜」三字,不惟畫出李逵形狀,兼畫出李逵顧盼、李逵性格、李逵心 地來。下便緊接宋江「吃驚」句,蓋深表李逵旁若無人,不曉阿諛,不可以 威劫,不可以名服,不可以利動,不可以智取,宋江吃一驚,真吃一驚也。

金聖歎盛讚李逵之純真至性,於評點中解釋正因其不屈服威脅利誘的性格心地,實非宋江所能及,故足以令宋江吃驚,又如對於第三十八回李逵「真個不吃酒,早晚

¹³ 吳子林:《經典再生產:金聖歎小說評點的文化透視》,頁 216。

只在牢裡服侍宋江,寸步不離」,金聖歎盛讚其之至誠可愛,夾批云:

寫得至性人可敬可愛。寫李逵口中並不說忠說孝,而忽然發心服侍宋江,便 如此寸步不離,激射宋江日日談忠說孝,不曾伏待太公一刻也。

所謂「忽然發心服侍」之天真至性,正是李卓吾價值思想的延續,李逵之「可敬可愛」在於「口中並不說忠說孝」,而是發自內心以兄長事宋江。此一天真至性於金聖 歎評點中,顯然與倫理價值觀點相符,而非衝突。

又如第二十六回評價武松為武大報仇一事,除著墨武松之為人孝悌,也提出天 倫人情之感發,其文云:

話說當下武松對四家鄰舍道:「小人因與哥哥報仇雪恨,犯罪正當其理,雖死而不怨;(夾批:天在上,地在下,日月在明,鬼神在幽,一齊灑淚,聽公此言。)卻才甚是驚嚇了高鄰。(夾批:又謝眾人一句。)小人此一去,存亡未保,死活不知。我哥哥靈床子就今燒化了。(夾批:讀之心痛。兄弟二人,一死於仇,一將死於報仇,想其父母在地下,不知相顧作何語。)

以為武松為兄報仇,雖死而不怨,實因人倫,可見金聖歎雖歌頌個人性情,卻也與普遍道德公理有所連結,另一方面,於彰顯倫理的同時,也展現金聖歎對於人情之理解與想像,所謂天地日月鬼神,「一齊灑淚,聽公此言」,展現了與群眾交流的共通情感,又提及兄弟二人分別「死於仇」及「將死於報仇」,「想其父母在地下,不知相顧做何語」,評點透過文學的移情作用論述普遍的痛苦經驗,於道德維護之同時,又藉由道德上的移情與共感,使人情關懷在規範中仍被注意。14

第二十三回〈總批〉亦有類似主張,即由武松孝悌行止的論述推展至對當世禮 教虛矯之批判,其言云:

寫武二視兄如父,此自是豪傑至性,實有大過人者。乃吾正不難於武二之視 兄如父,而獨難於武大之視二如子也。曰:「嗟乎!兄弟之際,至於今日, 尚忍言哉?」一壞於乾餱相爭,閱牆莫勸,再壞於高談天顯,矜飾虛文。蓋 一壞於小人,而再壞於君子也。夫壞於小人,其失也鄙,猶可救也;壞於君

¹⁴ 李立:〈「文學文化」與倫理的審美生活建構:理查德·羅蒂倫理學思想的美學向度〉、《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0:1(2013.1)、頁 97-99。

子,其失也詐,不可救也。

讚揚武大武松兄弟親情,弟視兄如父,兄視弟如子,尤為難得至性。金聖歎藉此以 諷當世天倫之墮落,尤其批判君子矜飾虛文,只知高談天倫,而未能真正體認天性 可貴。又云:

故夫武二之視兄如父,是學問之人之事也;若武大之視二如子,是天性之人之事也。由學問而得如武二之事兄者以事兄,是猶夫人之能事也;由天性而欲如武大之愛弟者以愛弟,是非夫人之能事也。作者寫武二以救小人之鄙,寫武大以救君子之詐。夫亦曰:兄之與弟,雖二人也;揆厥初生,則一本也。一本之事,天性之事也,學問其不必也。不得已而不廢學問,此自為小人言之,若君子,其亦勉勉於天性可也。

金聖歎以為,武松之視兄如父,尚可解為服膺禮教之行,「是猶夫人之能事也」,可由學習得知,至於武大之視武松如子,「非夫人之能事也」,實為武大天性至情之表現,絕非只知禮教之人所能比擬,可知天性之難能可貴與無法取代,尤其對君子而言,更應重新回歸天性之審視,以救當世空言狡詐之敝。

又第三十七回夾批亦見與史傳文字之比較,以及強調宋江與李逵人格高下,其 文云:

撚指間,把這二斤羊肉都吃了。(夾批:何其嫵媚。)宋江看了道:「壯哉!真好漢也!」(夾批:宋江掉文。)李逵道:「這宋大哥便知我的鳥意!吃肉不強似吃魚?」(夾批:無端插出宋江掉文一句,卻緊接出李逵誤認來,奇筆妙筆,鬼神於文矣。宋江自贊李逵「壯哉」,李逵卻認是說羊肉「壯哉」;宋江自贊李逵真好漢,李逵卻信是說羊肉真好吃。寫通文人與不通文人相對,如畫。)

指出宋江言語上的有意掉書袋,即模仿《史記》卷 7〈項羽本紀〉中項羽對樊噲大口喝酒啖肉的「壯士」之語¹⁵,然李逵毫無所悉,而有「宋大哥便知我的鳥意!吃

^{15 《}史記・項羽本紀》:「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漢・司馬遷:《史記》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卷7,頁313。

肉不強似吃魚?」之語,突兀對話顯示純真與世故之別,亦見人格高下立判的寓意。 又如第四十一回〈總批〉云:

李逵取娘文前,又先借公孫勝取娘作一引者,一是寫李逵見人取爺,不便想到娘,直至見人取娘,方解想到娘,是寫李逵天真爛漫也。一是為宋江作意取爺,不足以感動李逵,公孫勝偶然看娘,卻早已感動李逵,是寫宋江權詐無用也。《易·彖辭》曰:「中孚,信及豚魚。」言豚魚無知,最為易信。中孚無為,而天下化之。解者乃作豚魚難信。蓋久矣權術之行於天下,而大道之不復講也。

自家取爺,偏要說死而無怨,偏一日亦不可待。他人取娘,便怕他有疏失,便要他再過幾時。《傳》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觀其不恕,知其不忠,何意稗官有此論道之樂。

金聖歎以為,李達天真浪漫,情出於至誠,「見人取爺,不便想到娘,直至見人取娘, 方解想到娘」,又比較宋江接太公之造作與李逵接老母之情感,以為宋江無體貼他人 之心,「觀其不恕,知其不忠」,二人人格高下立判,金聖歎以為,此即是小說論道 功能之展現,李逵展現的天真至情,實可感動看似無知豚魚,乃矯揉造作者所難以 企及的,「何意稗官有此論道之樂」,顯見小說具有提供道德倫理之批判與對話功能, 亦是其強調作者寓意之所在。

又如第五十七回夾批亦描述了魯達之性情人格,其文云:

三人一面殺牛宰馬,管待魯智深,武松。魯智深道:「史家兄弟不在這裡,酒是一滴不吃!要便睡一夜,明日卻去州裡打死那廝罷!」(夾批:句句使人灑出熱淚,字字使人增長義氣,非魯達定說不出此語,非此語,定寫不出魯達,妙絕妙絕。)

.

魯智深焦躁起來,便道:「都是你這般性慢,直娘賊(夾批:罵得奇絕,罵人而人不怨,友道不匱,永錫爾類故也。)送了我史家兄弟!(夾批:二語罵盡千古。)只今性命在他人手裡,還要飲酒細商!」(夾批:和血和淚之墨,帶哭帶罵之筆,讀之紙上岌岌震動,妙絕之文。)眾人那裡勸得他呷一

半落。 ……

當晚和衣歇宿,明早,起個四更,提了禪杖,帶了戒刀,不知那裡去了。(夾批:使我敬,使我駭,使我哭,使我思。寫得便與劍俠諸傳相似。)

金聖歎評點文字展現個人之情感意向,同時尋求其他讀者之認同,所謂「友道不匱,永錫爾類故也」乃對《詩經·大雅·既醉》「孝子不匱,永錫爾類」¹⁶句式的模仿,將詩中的德福祝頌,對孝子行為之歌頌轉而對朋友有信的強調,以呈現魯智深之至性真情。而帶哭帶罵、和血和淚之筆,描寫了魯智深之義氣言行,亦「使我敬,使我駭,使我哭,使我思。」更明顯表達金聖歎之感激與讚嘆,以及積極展現的詮釋解義。

金聖歎以條分縷析的評點者自居,又因具有美學意識和憐憫胸懷,於文學暢想同時給予同情,雖重視倫理規範之不可逾越,但因由此凸顯個人主體性的闡發,尤其自由天真的倫理天性之表達,賦予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與意義。是以雖服膺倫理價值,但更加讚賞個別綠林好漢的至情至性,其人之所以可愛可敬,在於對忠孝友悌的出於天性之真摯表現,其間毫無機心計較,故顯其可貴,實與理想中的倫理價值有所連結,倫理規範與個人性情於此得以融通。

三、經營構思與論述必要的詩性

金聖歎對純真天性的敘述中展現了其人對文化與道德之理解,且分析此類文字 所呈現的價值背景、所凸顯的修辭意識,使讀者藉由理解作者之修辭敘事,認識到 其中的隱喻內涵,並積極向讀者展示,此類內涵則所呈現的有關作者之某種人生理 解,至於此類人事倫理之反省與批判,應屬必要的人生姿態,評價本身,實有其詩

^{16 〈}大雅・生民之什・既醉〉其中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第 4 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2),券17,頁8。

性傾向,敘事話語的修辭因此具有某種指涉或寓言的內涵。17

(一)隱喻修辭的寓意

金聖嘆評點所具有的藝術與內涵之思考實有其傳統,亦即以「春秋書法」作為闡釋批評方法,刻意推尋《水滸傳》之褒貶大義。如第三十五回〈總批〉云:「《史》不然乎?記漢武,初未嘗有一字累漢武,然而後之讀者莫不洞然漢武之非。是則褒貶固在筆墨之外也!嗚呼!稗官亦與正史同法」,亦即體認司馬遷寓於《史記》中的「褒貶」,即政治倫理的判斷不是在文字之中,而是在「筆墨」之外。而作為一個批評家,必須從筆墨之外去探求作者隱含的價值判斷與傾向,而此前提是以隱喻方式寓寄批判意識。因此,在「稗官亦與正史同法」的文學理念制約下,金聖歎將此種體認施之於《水滸傳》評點,從《水滸傳》的「筆墨之外」,刻意探尋作家蘊含於文字的褒貶大義。¹⁸亦即視隱喻敘述具有自由創發的活動,在一定語境下得以影響他人,甚至可因移情同感的作用而使文學具有道德性。¹⁹

金聖歎之評點《水滸》,除倫理規範多所強調外,更加強調文人書寫之用心,以 及寫作成就與精神,〈序三〉云:「《水滸》所敘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綠林,其事不出 劫殺,失教喪心,誠不可訓。然而吾獨欲略其形跡,伸其神理者。」則意識到其中 敘事脈絡實有「神理」,值得關注,即針對文人書寫之用心加以分析,如第五回〈總 批〉亦展現此一意識,其文云:

¹⁷ 本文所謂詩性,分別依據李志艷:《中國古典小說敘事話語的詩性特徵》(成都:巴蜀書社,2009), 頁 42-46。以及努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與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 1929-2004)所提 出的詩性正義與文學文化的審美原則等觀點,引用與參考文本有〔美〕瑪莎・努斯鮑姆著,丁曉東 譯:《詩性正義:文學想像與公共生活》(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其主張詩性正義標準依賴於明智的旁觀者(judicious spectator)的 道德感和正義感,對事物做出中立和審慎的裁判(頁 15-16);與李立:〈「文學文化」與倫理的審美 生活建構:理查德・羅蒂倫理學思想的美學向度〉、張智宏:〈隱喻構造世界的實踐詩學:論理查德・ 羅蒂的文學倫理學〉,《北方論叢》238(2013.3),頁 38-42。

¹⁸ 李金松:〈金批《水滸傳》的批評方法研究〉,頁 227。

¹⁹ 張智宏:〈隱喻構造世界的實踐詩學:論理查德·羅蒂的文學倫理學〉,頁 40,引用 Richard Rorty, *Truth and Progres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72.

吾讀瓦官一篇,不勝浩然而歎。嗚呼!世界之事亦猶是矣。耐庵忽然而寫瓦官,千載之人讀之,莫不盡見有瓦官也。耐庵忽然而寫瓦官被燒,千載之人讀之,又莫不盡見瓦官被燒也。……

通篇只是魯達紀程圖也。乃忽然飛來史進,忽然飛去史進者,非此魯達於瓦官寺中真了不得,而必借助於大郎也。……

而大郎猶自落在天涯,然則茫茫大宋,斯人安在者乎?況於過此以往,一到東京,便有豹子頭林沖之一事,作者此時即通身筆舌,猶恨未及,其何暇更以閒心閒筆來照到大郎也?不得已,因向瓦官寺前穿插過去。嗚呼!誰謂作史為易事耶!

提出寫作中剪裁取捨輕重緩急的苦心經營,必須於茫茫人事中如何進行取捨、安排 先後,情節之繁複「即通身筆舌,猶恨未及」,故須從瓦官寺著手下筆,金聖歎於此 凸顯施耐庵的構思經營,而非單純記事。又指出:

然而一卷之書,不盈十紙,瓦官何因而起,瓦官何因而倒,起倒只在須臾,三世不成戲事耶?又攤書於几上,人憑几而讀,其間面與書之相去,蓋未能以一尺也。此未能一尺之間,又蕩然其虛空,何據而忽然謂有瓦官,何據而忽然又謂燒盡,顛倒畢竟虛空,山河不又如夢耶?嗚呼!以大雄氏之書,而與凡夫讀之,則謂香風萎花之句,可入詩料。

意識到書寫活動對事件陳述之顛倒虛空,而現實幻夢皆成於須臾文字,讀者憑几閱讀時,書與面之相距,不過一尺,而瓦官寺之人事變化盡在數頁文字間,所謂「香風萎花,可入詩料」,展現了作者審視全局之高度,讀者宏觀領略之評價情態與審美感嘆。又如〈序一〉云:

夫古人之才也者,世不相延,人不相及。莊周有莊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 馬遷有馬遷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於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 有董解元之才。才之為言材也。淩雲蔽日之姿,其初本於破核分莢;於破核 分莢之時,具有凌雲蔽日之勢;於淩雲蔽日之時,不出破核分莢之勢,此所 謂材之說也。又才之為言裁也。有全錦在手,無全錦在目;無全衣在目,有 全衣在心;見其領,知其袖;見其襟,知其帔也。夫領則非袖,而襟則非帔, 然左右相就,前後相合,離然各異,而宛然共成者,此所謂裁之說也。…… 故依世人之所謂才,則是文成於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謂才,則必文成於難者,才子也。依文成於易之說,則是迅疾揮掃,神氣揚揚者,才子也。依文成於難之說,則必心絕氣盡,面猶死人者,才子也。故若莊周、屈平、馬遷、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書,是皆所謂心絕氣盡,面猶死人,然後其才前後繚繞,得成一書者也。莊周、屈平、馬遷、杜甫,其妙如彼,不復具論。若夫施耐庵之書,而亦必至於心盡氣絕,面猶死人,而後其才前後繚繞,始得成書。

金聖歎於此論述中亦展現才情與剪裁的概念,所謂裁,乃「有全衣在心」,即意識到 書寫者的思索觀照與審視色彩,有作者「心絕氣盡,面猶死人」的想像揣摩,方能 前後繚繞以成書,此類苦心構思凸顯文人書寫之特質與價值所在。

金聖歎評點《水滸傳》展現評點者之主張與思考,恰展現了讀者的閱讀與思索 之功,對作品加以分析且予以批判,確立作者寫作修辭自覺的重要性,主軸在於肯 定《水滸傳》之書寫乃是一種有意經營的創作,具有才思與寄託的內涵,如〈讀第 五才子書法〉指出:

某嘗道《水滸》勝似《史記》,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卻不是亂說。其實《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以文運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卻要算計出一篇文字來,雖是史公高才,也畢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順著筆性去,削高補低都由我。

「順著筆性去」就是遵循審美的規律、沿著藝術思維活動的路線寫去,「削高補低」是改造觀察得來的材料。乃主體支配材料,而不是材料支配主體,所以說「都由我」。²⁰ 於此區別了史傳和文學創作的不同寫作內涵,於此基礎上,小說敘述不是情節與結局的展示,其中更具蘊含作者某種意念或價值,而此正是金聖歎所欲揭示的內涵。 評點中所揭舉的理性價值,因而確立虛構敘事存在與展現的基礎。

金聖歎以為,書寫者一旦下筆,即具有構思佈局之用心,而此用心,又往往蘊 含作者的價值期待或情志感懷,且有待讀者能予以發現並理解。如第四十九回〈總 批〉云:

²⁰ 王先霈、周傳民:《明清小說理論批評史》(廣州:花城出版社,1988),頁 262。

蓋為書之則必詳之,詳之而廷玉刀不缺,槍不折,鼓不衰,箭不竭,即廷玉不至於死;廷玉而終亦至於必死,則其刀缺、槍折、鼓衰、箭竭之狀,有不可言者矣。《春秋》為賢者諱,故缺之而不書也。曰:「其並不書正北領軍頭領之名,何也?」曰:「為殺廷玉則惡之也。」嗚呼,一樂廷玉死,而用筆之難至於如此,誰謂稗史易作,稗史易讀乎耶?

史進尋王教頭,到底尋不見,吾讀之,胸前彌月不快;又見張青店中麻殺一頭陀,竟不知何人,吾又胸前彌月不快;至此忽然又失一樂廷玉下落,吾胸前又將不快彌月也。豈不知耐庵專故作此鶻突之筆,以使人氣悶。然我今日若使看破寓言,更不氣悶,便是辜負耐庵,故不忍出此也。

小說作者將所知所感與其他讀者的理解感應相互對照對話,更需讀者能理解作者「故作此鶻突之筆,以使人氣悶」之苦心,並能隨文情起伏有所感懷,金聖歎提出此類由閱讀體會作者用心的互動與共鳴,所謂「然我今日若使看破寓言,更不氣悶,便是辜負耐庵,故不忍出此也。」此種同感共鳴之意識不僅是對作品藝術之領略,更可視為由個人情志表達的層次擴大至普遍價值關注之基礎。²¹

(二)論述必要之詩性

金聖嘆藉由實際評點揭示,敘事不僅是陳述事件過程,還具有生命本質的抒情 或對話。²²藉由敘事話語與讀者進行交流,對文學之虛構想像多所強調,於此基礎 上推展其人的價值判斷,其中金聖歎的自我色彩鮮明,其所指陳的隱喻虛構往往凸 顯了以我觀物的前提,以為作者隱喻的敘事自覺進入歷史文本的結構,從而建立並

²¹ 〔美〕瑪莎・努斯鮑姆著,丁曉東譯:《詩性正義:文學想像與公共生活》,頁 21,努斯鮑姆引用布斯(Wayne C. Booth)《我們所交往的朋友:小說倫理學》(Wayne C. Booth, *The Company We keep: An Ethics of Fic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提出「共感」(co-duction)的概念,布斯以為,閱讀以及評價某人閱讀了甚麼,這種活動在倫理上是寶貴的,因為這種活動的建構需要專心投入,需要批判性地對話,需要將一個人讀到的和一個人自身體驗以及其他讀者的感應與爭辯相對照,其間具有想像與反思的因素,適用於面向公共事物的評價。

²² 明·李贄:《焚書·續焚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99,以為,詩何必古遠,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又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曲,為水滸傳。以為小說的源頭為上古的詩文經典。〔美〕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13,據此又指出,《史記》為另一小說源頭,由此以見,小說之敘事與抒情有所融合,於事件展示過程中,亦見詩歌所指向的情感發展以及使用的語言所蘊含的複雜意旨與解釋空間。

強調評點者所關懷的價值取向。23

金聖歎之評點《水滸傳》既維護傳統意識型態,但也提出相關質疑,此類思維實為晚明士人常有的價值意識衝突。²⁴強調倫理道德、尊重廟堂意識之同時,也尊重人的個性與才能之發揮,具有維護傳統的認知;卻也意識到個體自由與批判之價值。然而,金聖歎此一看似對立矛盾的觀點卻有其共同趨向,即從文人之議出發,一如前述〈序一〉所云,庶人本不敢議、不應議也,然而「庶人不敢議而又議」,可知是天下無道。事實上,天下無道,庶人亦可不議,而今庶人議矣,金聖歎於此理解庶人議論之所由,也肯定庶人之有所感而議的行為,評點基於歷史意識與道德關懷,故強調書寫中所展現的自由議論與隱喻構思,此一普遍價值關懷之重要性,實凌駕於君相實際治理能力之上,亦是金聖歎以為可貴且應維護之處,因而使論述道德價值的「文人之權」可凌駕於君相權力之上。同時,又因金聖歎的強調解義之評點傾向,故於評點中往往可見其針對倫理天性、人情世態乃至時勢而與讀者進行對話、提醒與強調,因而展現所謂的反省或批評當屬必須的姿態。

此一批判姿態的強調,反映了文人性的思考,金聖嘆繼承了李卓吾評點《水滸傳》所灌注的狂傲之情開啟小說評點的文人性²⁵,如第二回〈總批〉亦云:

一百八人,為頭先是史進一個出名領眾,作者卻於少華山上,特地為之表白一遍云:「我要討個出身,求半世快活,如何肯把父母遺體便點汙了。」 嗟乎!此豈獨史進一人之初心,實惟一百八人之初心也。

²³ 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頁 30,以為,文人化評點之所以增加,源於小說評點者與作者的個人關係,另一方面則強調評點者的私人行為,形成小說評點朝向文人自賞性與私人性的發展趨勢。

²⁴ 吳子林:《經典再生產:金聖歎小說評點的文化透視》,頁 230-231 指出,不能不考慮腐敗的專制制度對人們自然情欲的窒滅,以及所導致的反抗,另一方面,因身處政治易代與民族危機的明清之際,故有不能不考慮封建倫理道德崩潰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故未能於根本上突破理學的桎梏。

²⁵ 其後託名李卓吾評點的容與堂本《忠義水滸傳》李卓吾評本《水滸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更發揚此一真性情,如第三十八回託名李生所云,「凡言詞修飾,禮數閒熟的,心肝倒是強 盜。如李大哥,雖是鹵莽,不知禮數,卻是情真意實,生死可托。」(頁 558)而譚帆:《中國小說 評點研究》,頁 30 亦以為,李卓吾評點《水滸傳》所灌注的狂傲之情開啟小說評點的文人性,此一 傳統在容本與袁本《水滸傳》中有所延續,並與商業導讀的特性相結合,確立小說評點的一個基本 格局,此種格局也由金聖歎乃至毛宗崗與張竹坡而得以加強確立而推向極至。

寫魯達為人處,一片熱血直噴出來,令人讀之,深愧虛生世上,不曾為人出力。孔子云:「詩可以興」,吾於稗官亦云矣。

金聖歎以史進之初心為一百八人之初心,而魯智深為人熱血赤誠,亦教人「深愧虚生」,而此類人物刻畫實皆《水滸傳》作者有意寄託,且可令讀者有所體會啟發者, 意識到文本內在與作者構思之寓言性與抒情性,所謂「稗官一如詩,亦可以興」,凸 顯小說對讀者介入思考與積極反省的影響功能,又如第五十一回對宋江評價之夾 批:

宋江著人引朱仝到宋太公歇所,見了一家老小並一應細軟行李。妻子說道: 「近日有人資書來說你已在山寨入夥了;因此收拾,星夜到此。」朱仝出來 拜謝了眾人。宋江便請朱仝、雷橫山頂下寨。(夾批:陡然將朱、雷一結, 令兩龍齊來入穴,看他何等筆力。閒中忽大書宋江便請四字,見宋江之無晁 蓋也;又大書「山頂下寨」四字,見宋江之多樹援也。一筆一削,遂擬《春 秋》, 豈意稗官,有此奇事!)

以「宋江便請朱仝、雷橫山頂下寨」指出施耐庵「春秋筆削」宋江權謀不忠的幽微苦心,金聖歎所謂「豈意稗官,有此奇事」,正是將文人議論與經營佈局、普遍情操加以結合,除結合文人之議與庶人之議,也可見其藉由評點提醒或召喚讀者,小說作者有意以舖陳手法使讀者得以理解不同類型的人物處境,從而感受其人經驗,傳達了某種在故事人物和讀者間可能聯繫的意識,讀者須以其情感和想像以思考普遍價值以及人情的理解共感,且主張小說此類議論的行為應是一種普遍價值,必須有所表達的批判姿態。²⁶

無論是兄弟對待之人倫世態,或是當世忠奸狡詐等名實是非不分,金聖歎皆積極批判,而此自屬文人之議,文人之議有其合理性與必要性,甚至無關乎天下無道有道,知識分子本應有所反省與自覺,當應自由地應用個人話語,不受制於僵化虛偽規範,展現其人對社會現象或價值意識的反省,進行道德理想的論述詮釋。金聖歎將倫理價值與批評姿態予以結合,所謂當世之憂與文人之議,於關懷權威規範及書寫藝術的同時,也指出文人之所以憂思與議論,乃在於天下道破,由此型塑批判

²⁶ 吳子林:《經典再生產:金聖歎小說評點的文化透視》,頁 205。

的依據、意義與精神。因其意識到作者於道德及文學上的苦心,凸顯了敘述的意義 與價值,也呈現文學藝術具備高尚情操的詩性特徵。²⁷此類主張呈現了文學並非僅 是提供道德提供服務或教育功能,而是以文學的敘述,亦即隱喻的文字表現去進行 批判,因此,其中的藝術構思實具有道德意識,金聖歎具有的傳統意識未必超然或 開明,但其人對倫理道德等價值所展現的詩性期待與肯定,則顯然落實了文人精神。

結語

金聖歎藉由評點《水滸傳》與身處的歷史空間對話,於倫理價值的維護與期待 基礎上,展現有關文人的寓意寄託與理性價值所透露的理想內在。無論是維護禮教 抑或彰顯天性,二者於金聖歎看來,皆屬小說作者藉苦心經營以表達的寓意,金聖 嘆以為,小說作者藉書寫抒發孤憤,藉由情節人物之鋪陳、事件之評述得以表現作 者之人生價值,於情節修辭認知之外,亦肯定作者的獨特人格色彩,包含詩性的思 考如情感欲望,以及更具普遍性的倫理價值訴求。

做為小說讀者與批評者,金聖歎以其文人性或庶人的邊緣性於評點中分析作者 的敘事策略,以及可能的價值導向,確立文人之議的價值基礎,意味文人之觀察批 判,包括規範權威之維護,文人當世之憂與著述孤憤、倫理天性之可貴,也確立書 寫的虛擬構思之必要,即肯定文學以隱喻的審美方式進行,進而提出此類批判姿態 之必要,此類主張蘊藏了詩性精神,也展現了必要的人生態度。

²⁷ 李立:〈「文學文化」與倫理的審美生活建構:理查德·羅蒂倫理學思想的美學向度〉,頁 96-97。所謂的道德本質其實是以不同語言對道德進行描述,隱喻做為文學修辭的同時,也具有哲學信念。而透過想像的擴展,使個人的道德選擇更加靈活有彈性,而非只有權威意義上的終極語彙。在文學的為主導的社會裡,人們才能像寫小說一樣,自由地敘述自己的生活,且具有一直改變現行說話方式的權力,文學因而成為個體自由的必要條件,在道德進步上提供另一種文化選擇。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2。
-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
- *明·金聖歎批評本《水滸傳》,長沙:岳麓書社,2006。
- *明·李卓吾評本《水滸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明·李贄:《焚書·續焚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二、近人論著

- *王先霈、周傳民:《明清小說理論批評史》,廣州:花城出版社,1988。
- *吳子林:《經典再生產:金聖歎小說評點的文化透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 李立:〈「文學文化」與倫理的審美生活建構:理查德·羅蒂倫理學思想的美學向度〉,《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0:1(2013.1),頁96-100。
- *李志艷:《中國古典小說敘事話語的詩性特徵》,成都:巴蜀書社,2009。
 - 李金松:〈金批《水滸傳》的批評方法研究〉,《漢學研究》20:2(2002.12),頁 217-248。
- *林崗:《明清之際小說評點學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張智宏:〈隱喻構造世界的實踐詩學:論理查德·羅蒂的文學倫理學〉、《北方論叢》 238(2013.3),頁38-42。
- *陳謙豫:《中國小說理論批評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 * 譚帆:《金聖嘆與中國戲曲批評》,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
- *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 襲兆吉:〈明末社會與金聖歎評點《水滸傳》的歷史意義〉、《史學史研究》3(1985.6), 頁 40-49。
 - 〔美〕浦安迪(Andrew H. Plaks):《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 * 〔美〕華萊士・馬丁(Wallace Martin)著,伍曉明譯:《當代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 〔美〕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著,丁曉東譯:《詩性正義:文學 想像與公共生活》(*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 Richard Rorty, *Truth and Progres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Wayne C. Booth, *The Company We keep: An Ethics of Fic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Qian-Yu, *Zhong Guo Xiao Shuo Li Lun Pi Ping Shi* [Critical History of Chinese Novel Theory],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89).
- [Ming] Li Zhi, Fenshu xu Fenshu [A Book to Bur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 Li Zhi-Yan, *Zhong Guo Gu Dian Xiao Shuo Xu Shi Hua Yu De Shi Xing Te Zheng* [Poetic Features of Discourse in Chinese Classic Novels], (Chengdu: Bashu Press, 2009).
- Lin Gang, *Ming Qing Zhi Ji Xiao Shuo Ping Dian Xue Zhi Yan Jiu* [A Study on the Criticism Novel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 Martha C. Nussbaum, *Shi Xing Zheng Yi: Wen Xue Xiang Xiang Yu Gong Gong Sheng Huo* [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 trans. by Ding Xiao-Do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 [Ming] Shi Nai-An, Jin Sheng-Tan Pi Ping Ben Shui Hu Zhuan [the Water Margin commentary by Jin Sheng-Tan], (Changsha: Yuelu Publishing House, 2006).
- [Ming] Shi Nai-An & Luo Guan-Zhong, Li Zhuo-Wu Ping Ben Shui Hu Zhuan [the Water Margin Commentary by Li Zhuo-Wu],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Works Publishing House, 2007).
- Tan Fan, *Jin Sheng Tan Yu Zhong Guo Xi Qu Pi Ping* [Jin Sheng-Tan and Chinese Drama Criticism],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2).
- Tan Fan, *Zhong Guo Xiao Shuo Ping Dian Yan Jiu* [Chinese Novels Criticism Studies],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1).
- Terry Eagleton, *Er Shi Shi Ji Xi Fang Wen Xue Li Lu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rans. by Wu Xiao-M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 Wallace Martin, *Dang Dai Xu Shi Xue* [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 trans. by Wu Xiao-M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 Wang Xian-Pei & Zhou Chuan-Min, *Ming Qing Xiao Shuo Li Lun Pi Ping Shi* [Criticism History of Chinese Novels Theor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uangzhou: Huacheng Publishing House, 1988).

Wu Zi-Lin, *Jing Dian Zai Sheng Chan: Jin Sheng-Tan Xiao Shuo Ping Dian De Wen Hua Tou Shi* [Classical Reproduction: Cultural Perspective of Jin Sheng-Tan's Novels Commentar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